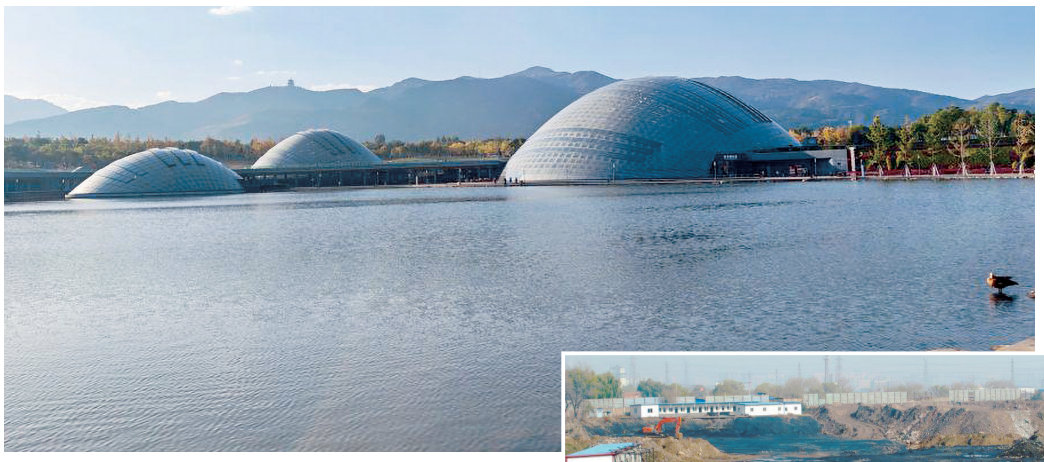
新闻调查

超三百万亩「大地伤疤」如何被修复

点一杯咖啡，坐在岸边享受慢时光；支一顶帐篷，听乐队现场演奏……每到周末或假期，江苏徐州玫瑰山公园就成为周边居民的热门打卡地。这处藏在山野深处的“网红”景区，多年前还是一片废弃矿坑。

在废弃矿坑上建起旅游景点，这样的尝试在全国并不鲜见。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。曾经的“大地伤疤”，如何再现“绿水青山”？



▲ 2026年10月，太原植物园在曾经的煤坑上修复建设的人工湖。 新华社记者 邓浩然 摄



▶ 2015年太原植物园选址时此地的废弃煤坑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

1 多地矿坑变“网红”

走进位于天津市蓟州区盘山南麓的春山里生态教育国际生活示范区，一片错落有致的建筑与周围的山水相依相偎，白色帐篷散落其间，三五成群的游客坐在草坪上休憩、闲聊。很难想象，这样一处生态园区多年前还是一处废弃矿坑。

在山西，有不少由矿坑改造而来的“网红”景区，太原植物园就是矿坑修复利用的一个典型案例。

走进山西太原植物园，开阔的湖面波光粼粼，栖息着赤麻鸭、绿头鸭、白鹭等野生鸟类——这片名为“好问湖”的水面，正是由一个煤坑改造而来的。湖边有3个单体温室，分别是热带雨林馆、沙生植物馆和四季花卉馆。

“温室全部采用木结构穹顶建造，是设计团队依据曾经的矿石堆改造而成的。”太原植物园科研科普部部长吕剑南说，植物园集科学研究、科普教育、生态休闲和文化旅游等功能为一体，还给周边村民提供了近千个就业岗位。

太原植物园向东约30公里，在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镇，一座建在废弃石灰石矿坑上的景区——晋·财神小镇，自今年7月开园以来就十分火爆。整个景区依托昔日采石遗留的陡峭岩壁、坑谷洼地为基底，顺着矿坑原生地形布局广场、水系与特色建筑，把满目疮痍的采矿创面，转化成层次错落的山地文旅空间。

在全国各地，不少曾经的“大地伤疤”再现“绿水青山”，独特的工业遗存受到年轻游客追捧。

南京汤山矿坑公园把采石坑改造为露天剧场、无动力乐园、露营地；浙江缙云县仙都景区利用天然石窟打造矿坑书房、洞穴音乐厅，借助坑谷独特声场开展沉浸式演艺……矿坑转型业态不断丰富，不只是湖景公园，还衍生出深坑民宿、崖壁探险、工业研学、洞穴演艺等多元消费场景。

2 生态“伤疤”如何长出绿意

一个个废弃矿坑华丽转身的背后，既是文旅消费新风口的走红，更有着一套系统的生态修复与空间再造工程。

相较于普通文旅开发，矿坑改造先天障碍重重：历史矿山大多责任主体缺失，遗留边坡不稳、危岩密布、土壤贫瘠甚至存在重金属污染，积水坑内情况复杂，治理投入大、周期长；从资金筹措、生态修复到地质安全，每一关都考验项目操盘能力。

如何保障游客安全，是矿坑改造面临的首要问题。2016年，晋·财神小镇景区原址上的小西沟石料矿场旧址启动改造时，山体破损、乱石遍地，滑坡、落石隐患突出。改造启动前，专业机构先行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与岩土勘察，摸清边坡稳定性与危岩分布；设计团队据此形成系统性修复方案，由专业施工单位实施边坡加固、危岩清理等治理作业，并经监理把关和竣工验收，同步推进植草带、筑槽、围堰等多层级复绿，结合乔木、灌木、花草相搭配的植被恢复方式，完成23.6万平方米荒山绿化作业，既消除地质风险，又重塑山地生态，让伤痕累累的废弃矿坑蜕变为生机盎然的绿色家园。

“景区绿化和改造工作一直没有停下来，未来我们还将引进更多的常绿护坡植物，在保证游客安全的同时，让这里一年四季都保持生机和活力。”晋·财神小镇景区负责人左绍峻说。

太原植物园建设之初，选址范围内有采砂坑240余处，储煤厂1座，洗煤厂3处，各类散、小、污企业100多家，是典型的工业污染带。“当年开工时，深挖十多米，仍然是建筑垃圾。”吕剑南说。清退污染企业、改良土壤、修复破损山体……经过几年建设，原来的煤坑改造成清澈湖泊，既美化环境又为植物提供生长条件；原来的矿石堆因地制宜进行客土改造，引种收集植物资源5000余种。

在立项之初，太原植物园就引入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，采用“生态修复+文旅开发”模式，修复后经营性业态产生的收益反哺前期治理成本，破解只修复无收益的困境。2020年开放以来，太原植物园年均接待游客达200余万人次，今年国庆假期迎来超20万人次的游客。

“废弃矿山，也能变成金山银山。”天津市春山里生态教育国际生活示范区大客户总监赵瑞介绍，春山里项目采用生态环境导向开发（EOD）模式，引入文旅、地产等产业，创新消费场景，打造集自然博物馆、度假酒店、民宿集群等于一体的文化旅游目的地，不仅让这里变得可游、可居、可期，还带动了周边居民就业和增收，形成良性循环。

▼ 这是位于天津市蓟州区的东后子峪矿区旧址，目前已经过修复并建成了春山里生态教育国际生活示范区。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



3 让矿坑风景“美而无险”

一座座废弃矿坑“蝶变”，是我国历史遗留矿山生态治理持续发力的结果。

2021年，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全国历史遗留废弃矿山核查，初步查明亟待修复治理的历史遗留矿山面积超630万亩。在此基础上，自然资源部、财政部编制印发《“十四五”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行动计划》，指导各地科学部署和实施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。

数据显示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，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，超额完成“十四五”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。

法治保障体系持续健全，为矿山生态修复夯实了制度基石。2025年7月1日起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首次设立矿区生态修复专章。今年6月15日起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》进一步就矿区生态修复怎么管、历史遗留矿山谁来治等问题进行了细化；条例明确规定，鼓励社会资本依法参与矿区生态修复，发挥市场机制在矿区生态修复中的作用，推进矿区生态修复市场化发展，为“谁修复、谁受益”提供法律保障。

受访人士认为，当前不少废弃矿山虽已完成除隐患、补短板的基础修复治理工作，但仍面临后续资金投入大、回报周期长、修复模式单一等现状。部分项目存在“重生态治理、轻价值挖掘和产业导入”“重施工、轻运维”等问题，植被退化、边坡复损、水土流失反弹等风险依然存在。

天津市地质研究和海洋地质中心环境地质院高级工程师谷丛楠建议，探索设立矿山修复专项基金，推广EOD模式，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定向绿色金融产品，缓解项目初期资金压力；同时深挖矿山工业遗存、地质景观特色，做到生态治理、价值开发一体规划设计，避免生态修复治理和产业脱节，增强项目自身造血功能。

“要跳出‘单纯治污复绿’的传统思维，立足生态、民生、区域发展等维度，推动废弃矿山从生态‘伤疤’之地向文旅目的地、产业新高地转型升级。”谷丛楠说，“与此同时，安全底座必须打牢、守住、管到位——这不只是建设期的事，也是运营期每一天的事。”

新华社“新华视点”记者 邓浩然 赵子硕